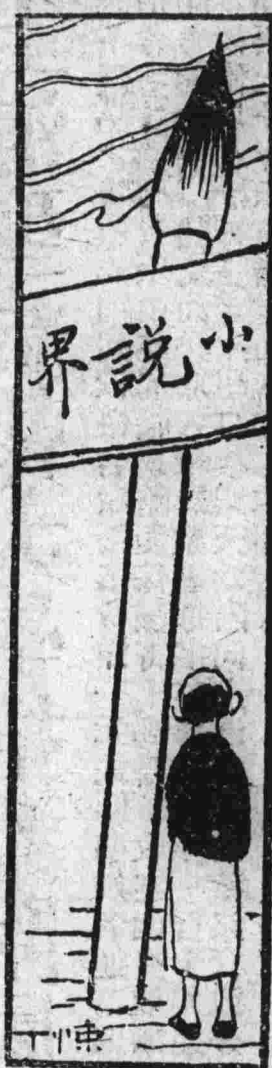






###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讀者俱樂部第三期列爲武俠號消寒俱樂部題爲「別恨」均請應徵諸君從速賜稿爲幸



### 小說

#### 我的小說作法觀

孫郎

小說之文。須立意新穎。文情曲折。方稱佳構。未落筆時。先將全篇的意思想定。次將結構段落。支配成序。如此則一經着筆。便可迎刃而解。千言可以立就。及其既就。再進而爲修詞工夫。此雖作文之定法。而小說尤甚。嘗見許廣文氏作稿之速。冠絕儕輩。援筆在手。一分鐘可成五十字。尚能對付一二入講話。百不一舛。而又無添註塗改之病。及全稿既成。始擬題目。而文情文義。文法文心。恰如天衣無縫。水洩不漏。此是天才。非尋常所能學步也。至於普通作法。終須按照層次。秩序井然。方無寬嚴疏緊。支離忽略之病。此凡初作小說者。所不可不知也。

### 小說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  
特效藥水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  
特效藥水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  
特效藥水

豎。便要去拷問琴齋。青萍却從容勸道。似這樣無憑無據的。哥哥怎肯承認。不如等獲着實證。再責罰他不遲。女兒倒有一個法子。今晚爹爹還假說去看戲。我也出去。吩咐家人。不要門門。等他進了房。爹爹便可進去。將他處治一番。他才無從抵賴呢。琴齋聽了。連聲稱是。到了晚上。琴齋尋出一口小刀。藏好身邊。和青萍躲在門外。等了有半點多鐘。兩人才蹣跚潛影。走到內房。果見琴齋在房裏。和他的心上人兒。交談得好不密切。老頭子這一氣。幾乎把性命都不要了。便掣刀在手。大喝一聲。好畜生。看你往那裏去。說着不問事由。揮刀向琴齋殺去。虧得琴齋年輕。手捷眼快。急忙將琴臣手格開。往外就竄。琴臣不覺火上添油。施出他當年的威風。將琴齋扭過來。很命的亂搥亂踢。究竟他是練過拳腳的。與衆不同。琴齋如何是他的對手。只落得遍體刀傷。仆在地上。轉動不得。一眼瞧見青萍。便哼七的道。妹妹。你好。你和小娘舅有牽攀。我不忍心替你宣揚。你倒反來害我。青萍聽說。大怒道。放屁。你看見的麼。琴齋道。看是未曾看見。然而我有證據在此。說完。便捧着將信掏出。琴臣搶過來一看。氣得直跳。將手中的信。撕得粉碎。朝地下一摔口中說道。你們這兩個畜生。丟盡我的臉了。接着。便撲奔青萍而來。可憐一個幼弱的女子。如何經得起他兩三抓。一失手早將青萍打死。還很很的道。死了也罷。免得丟出乖醜。這個活畜生。若不將他置死。終是後患。隨掉轉來。將琴齋一連幾腳。早已氣絕。回頭再看姨太太時。已昏倒床上。臨近一瞧。却已沒氣。見臉上青一塊。紫一塊。十分難看。到了此時。見床上挺挺的。地下橫橫的。皆是死屍。倒冷了半截身子。暗罵白介民小子。白送了我一個女兒。當下便靠在沙發上。兩眼發直。氣呼呼的只聽他罵道。兩個畜生。兩個畜生。我王家好好的門第。被你們敗壞。簡直弄得不上不下。不老不少的。成何體統。怪道人常說。越是有錢人家。越越多。就照我家看來。也是一些不錯。像我這種人家。何等堂皇

### 最近的四封信

廖父 寄廖

第一封信  
廖君足下。本日六時。(星期六)薄治益茗。乞駕臨小叙爲禱。此函八時寄出。(寄廖頓首。)

第二封信  
寄廖君足下。承召飲。喜極。既而細視約期。已逾三小時矣。情而不得實惠。爲嘆奈何。倘能補請最妙。廖父敬復。

第三封信  
前天發信太過。是我的不合。應該補請一席。倘帖子又遲。自當再補請。再補請而請帖又遲到。當又補請。兄以此種辦法好否。一笑。上廖父我兄。寄廖啓。

第四封信  
惠書到。知我哥允許補請。喜極。又言如請帖遲到。再當補請。補請而請帖又遲到。仍當補請。如此。恐補請之期無限。而宋頤之福。終將爲遲到兩字。葬送以盡。弟則期期以爲不可。弟意最好請兄于賜宴之先。早一日通知。(切勿倒填年月。令郵人冤受洪喬之責。則遲到之弊可免。即補請之手讀可省。尊意何如。一笑。廖父敬復。

### 錦綉地獄

王竹君

我何不給他一個先下手爲強呢。主意打定。當晚也來赴約。却氣恨恨的上床去就寢。到了次日。便將他哥哥前晚和姨娘的情形。告訴他父親。自己又添上些鬼話。直把個老頭子氣得胡鬚根直

### 金表

范菊高

一天午後。東方大學的學監王先生。坐在他的辦事室裏。看書消遣。忽地一陣震盪的腳聲。遠遠地送來。倏得一聲。室門斗的開了。走進一個西裝的少年來。王先生猛抬頭看見了。便高聲喊道。周春榮。你可知道這裏不是你來的地方嗎。周春榮答道。我知道的。不過我此來。實在爲了一件重大的事情。王先生詫異道。什麼。什麼。周春榮道。吃飯以前。我在臥室裏演習算術。把金表放在書桌上。以便試驗演算的速度。吃飯鈴了。我匆忙到飯堂裏去。忘却把他藏好。不料吃罷回來。這金表就不翼而飛。查無影蹤了。周春榮說到這裏。王先生皺了一皺眉頭道。現在的學堂堂裏。真不得了了。竊案疊出。大約學生中間。有看許多不良份子了。你失掉的金表。價值怎樣。周春榮道。這金表是我的父親給我的。從瑞士帶來的。大約要值六七百元。現在給人偷去。父親知道了。一定要把我痛打一頓。唉。你千萬要替我查出那偷兒的。王先生道。瑞士的金表。是素來出名的。大約我們學校裏。只有你一隻吧。周春榮道。那到不見得。三年級生吳乃銘。也有和我同樣無異的一隻的。王先生道。有嫌疑的人嗎。周春榮道。有的。隔壁室的顧文耀。今天忽地不吃午飯。我想他是吃肉大王。聞名全校的。怎肯犧牲一頓呢。王先生就揪那桌上的電話。一會兒校僕阿千便一蹶一拐走進來了。王先生道。你到七十三號臥室裏去。喚顧文耀到這裏來。阿千連連答應了幾聲。噤哩咕嚕地去了。王先生對顧文耀道。你怎的不吃午飯。顧文耀心裏一慌。支吾答



###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創刊於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今已屆三週年紀念。回顧過去，感念良多。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不勝感激。茲為慶祝三週年紀念，特將本報全年訂閱價目，重新核定，以期更趨低廉，以利讀者。全年訂閱價目如下：本埠每月一元二角，外埠每月一元五角。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洽辦。此致 讀者諸君 小報社啟

●星明界誌雜●  
誌雜聲浙  
▲念紀行發▲  
(畫風西精贈)  
●片景湖美送●

###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讀 千里眼 杯中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册大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本報創刊於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今已屆三週年紀念。回顧過去，感念良多。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不勝感激。茲為慶祝三週年紀念，特將本報全年訂閱價目，重新核定，以期更趨低廉，以利讀者。全年訂閱價目如下：本埠每月一元二角，外埠每月一元五角。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洽辦。此致 讀者諸君 小報社啟

海上花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太仙所著，描寫上海社會，內容豐富，情節動人。定價六折，一月為限。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此書為徐子天、徐子虞所著，內容詳盡，為研究天台山、虞山之必備參考。定價六折，一月為限。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藥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小兒科 先生最新作品四種小說出版廣告 奇情小說 淚痕聲聲 洋裝一巨册 社會小說 一個會變化的女郎 洋裝一巨册 師生活治游笑史 洋裝一巨册 小兒科 先生最新作品四種小說出版廣告 奇情小說 淚痕聲聲 洋裝一巨册 社會小說 一個會變化的女郎 洋裝一巨册 師生活治游笑史 洋裝一巨册

片花蘭紫 出版日期 每月二 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 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 全年定價大洋二元 (三)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鏡匣一只以為藏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鴿 小影親筆簽字附贈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張舍我 短篇小說集 出版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內容豐富，情節動人。定價六折，一月為限。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天嘯殘墨 定價 天嘯先生文字淵博，金石聲是其為其介弟枕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册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 不包舉也

新語林 先生四年前言為 司篋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 為談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 丰采知之特詳嘗仿世說新語著新 語林八卷分德行言語雅量豪爽等 三十六門其全書內容價值悉見於 各名人序跋中今選錄於下

陳巖一 先生四年前言為 司篋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 為談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 丰采知之特詳嘗仿世說新語著新 語林八卷分德行言語雅量豪爽等 三十六門其全書內容價值悉見於 各名人序跋中今選錄於下

天嘯殘墨 定價 天嘯先生文字淵博，金石聲是其為其介弟枕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册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天嘯殘墨 定價 天嘯先生文字淵博，金石聲是其為其介弟枕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册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 屋父愛文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奇好古文不讀漢書以下書沈酒左孟莊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遂為之刊其詩詞及新體文均不刊其各一篇五元小說文每千字五元白話每千字三元 壬戌孟冬之月廣父徐亞代訂

## 本報特別啓事

本部第四期已請徐天嘯先生值課題為「別恨」請應徵諸君從速賜稿為幸



## 消寒俱樂部

### 奇遇

梁逢甫

他正在那裏看小說日報。驀地他友人跑進來。喊着奇遇奇遇。這真是奇遇呢。他是老友。連忙站起來說。君佛。你來了麼。怎的奇遇奇遇。到底是這麼一回事。不妨請你談談。君佛這才坐下。高聲說道。我昨天想到吳淞去玩的。因為沒有伴侶。又跑到火車站。乘電車到西門去。找那朋友。車到東新橋停住。這時車裏。只有幾個人了。我東張西望。忽見我那朋友也上車來了。我就喊道。奕賓。你不是回府嗎。我正來找你呢。他點點頭。兒就一塊坐下。此時電車已開。不一刻到了西門。我隨他到府上。便將邀他同去的話。告訴他了。他也很贊成。堅留我午飯。約莫一點時候。同他出門。再乘電車到火車站。沿着軌道步行到吳淞。那曉得沒跑上十里上。那長久不雨的天。竟然

下起雨來。這時我們可都糟了。四野寥寥。竟沒有可躲之處。只見前面有一間茅屋。就此不容分說。很命跑去。到了那裏。却是一家好好的田家。雖是茅屋三椽。到很清淨可棲。我們避在簷下。言笑風生。忽的一位妙齡女郎。出來招呼說。兩位先生。不嫌唐突。請到裏面坐吧。我父親是很愛客的。說時臉龐一紅。轉身就進去了。我想暫時坐坐也不妨。就拉了奕賓進去。見有一位老更。鬚髮蒼白。面滿笑容。兀坐在桌子旁邊。桌上還陳着幾盞數事。磁壺一柄。見我們進來。慌忙立起道。天留佳客。真是寒門之幸。敬備清酒一杯。聊伸區區薄意。二位不必客氣。這時我們倒呆了。但見老者這樣大方。也就不謙虛。便分賓坐下。通問姓字。原來這老者也是書香之後。姓李別字隱田。但是酒到半酣。那老者便開口說道。二位請聽我一言。我年已古稀。膝下還有一女。就是招呼二位的。他的貌已不必說。但雖沒有詠絮之才。恰還識得幾個字。今見鄭先生氣宇軒昂。決非凡品。意欲奉執箕帚。了此向平之願。不知坦腹東床否。我聽了。暗為驚喜。回頭看奕賓。却是紅暈兩頰。潛帶喜容。我便猜着八九。就放胆說。我們鄭先生是還沒有意中人。得能攀附令愛。那真是璧人天合了。如承老先生不棄。我就作個冰上人何如。老者很歡喜的答應了。隨說一言為定。不能兒戲。我道這自然。那了更調的。

## 義務通信

舜屏先生鑒駕來請乘五馬路電車至方浜橋跳下向西走百餘步泰瑞里第一家便是 廬父如有小說林月刊第三四期 磊格卡脫第九第十三十六冊 九命奇冤下卷 馬子休脫第二冊 離魂影全 好白相旬刊初至九十一至末期寄至浙江長安轉郵局錢金一仙者當奉重酬 劍飛君鑒示悉事即查簿酬寄

下兩個多月的房金。三個月的條生錢。房主人得知風聲不好。怕他逃走。便去知照了條生店。大家將他監守起來。幸得老三還有兩只金戒指。一隻打黃金表。兩箱子冬夏衣服。和戲子腰下的幾套戲裝衣服。倒還值得有幾十元。他便託了房主人。一起拿出賣了。這才算清欠帳。回到上海。剛剛只剩了一個身子。這時却多虧我那對過的賤人。着實照應他一點兒。又替他張羅了幾百塊錢。從新又開起這個門口來。現在就在白克路。做這住家生意。這老三年紀雖然大點。風頭是委實不錯的。他的招呼工夫又好。況且還有幾戶老客人。都是有錢的人。自然就要幫他的忙。因此他倒着實可以開銷得過。本來像這般安安分分。掙口飯吃。也罷了。偏是這一等人。江山好改。本姓難移。他那生意一好。老脾氣立刻又發作起來。先就辦上一個唱花旦的。這人却瞧不起他的。他又改辦了一個汽車夫。叫什麼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百十三 東越許廣父著

阿龍的。這等東西。有什麼好貨。自然比戲子又要低一級了。不上幾時。這老三又為他背上了一身的債。於是阿龍替他想出一個法子來。有一個客人。叫小楊小楊的。這人最有錢。又最胆小。他家中的人和女人。也非常利害。等閑不準他出來胡鬧的。但不曉得怎樣一來。這小楊就會給老三勾引了去。竟和阿龍倆施出好謀。弄出仙人手段來。足足敲了小楊五千塊錢。還把他手上套着的一隻金鋼鑽戒指。一隻金表。一捲鈔票。搶了去。可憐這小楊上了惡當。並不敢張揚一聲。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彩雲一氣兒。講到這裏。我却動了一點疑心。因問。這老三既是開了門口。做生意。怎麼又能說弄出這等把戲來呢。彩雲未答。寶雲叶芬都笑道。五少爺又說說話了。你別小覷老三。他手下的蝦兵蟹將。多得哩。他要做這等事情。還肯自己出面麼。我聽了。點了點頭。又三道。我知道了。他

們所以敢於如此胡行。一則那小楊一定是善頭善腦的人。二則他那家庭既如此嚴厲。明明就是顯了一個莫大的弱點給人。三則小楊既有幾個臭錢。區區數千金的損失。果然不在念中。若是張揚出來。却和體面有關。究竟自己也不是做的正當事情。可不認了一個暗虧。就了麼。但不知他失去了這點東西。家中怎樣報銷呢。我笑道。這倒不消替他人擔憂。大概他一定要掉一個鎗花。說是丟了。或說給強人搶劫了。都可以的。還用得你費心麼。幾句話說得衆人都笑起來。我笑着催彩雲再說下去。恰巧堂倌送上一大盆鹽焗雞來。大家拚命也似的吃着。彩雲口中含着一塊雞腿。笑着。模模糊糊的說道。了不得。話講得多了。少吃了許多東西。如今等兒吃完了這雞。再講下去罷。說得大家又是一笑。一回兒吃完了。彩雲才又接說道。這老三自從做了這樁事情。胆子益發大了。當是這等買賣。可以作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百十四 東越許廣父著

平常生意做的。後來一連又做了幾次。就碰着了個能手。險些弄到捕房裏去。直到去年九月。剛剛打仗時候。我們家來了一個漢口逃難來的客人。不曉得怎樣又給老三勾引了去。幸虧我們娘知道了。將他從前的事情。和新近的行爲。一起告訴了他。這客人不敢再去。老三姊妹因此把我們恨得切齒咬牙。還說我們奪他的客人呢。你想。這可笑話不笑話。這也能了。偏偏我們這位三夫人。也是這般不爭氣。如今也會自尋羅網的。投了進去。他又託大。又好憤。又不肯自己告訴我們。我們雖替他擔憂。娘也幾次三番點醒他。他總不相信有這等事情。還聽人說。要討拿潑貨去作姨太太呢。咳。真正我們這位三夫人。背得透了頂兒了。他說到這裏。我和三都說。這一定是茂良那廝的事情。是不消說的。倒是我們做朋友的。……語未了。叶芬笑道。是呀。五少們是三大人要好朋友。正該每



●十年夢影錄

第一卷 歇浦春光

雲弟

福裕里雲弟。年華老去。丰韻未衰。近染阿芙蓉癖。百務廢弛。生涯因之驟落。然雲弟特有某電器公司之小老板。爲作護符。一切用度。予取予求。無稍疵瑕。且爲雲弟鋪一房間。極繁華富麗之觀。尤以電燈一項。最爲考究。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蓋小老板取之內府。不假外求。故弗憚多方點綴也。尤可哂者。房間之內。一切器具。以及局票對聯。悉印有電器公司之廣告。借妓院爲招徠之利器。是亦廣告中之別開生面者。而深嘆此小老板之精明擘畫。爲不可及也。雲弟於去春一案舉雄。乃與小老板別築香巢。而另以雛妓應徵。稍知其內幕者。皆弗顧問津。枇杷門巷。已無復車馬紛紜之概矣。

●俠耶盜耶(二)

據云。此數尙係試辦。尙有成效可觀。卽數百萬可立而集也。掌櫃見有如此巨款。始信而不疑。閱畢。可享復將各匣加以封識。悉數檢交掌櫃。請爲收存。掌櫃卽移庫中。可

亭夫婦每日必出。至晚方歸。云漢上朋輩甚多。酬酢殊忙。果日有汽車往還。請帖相招。○非銀行。卽公司。悉漢上著名之人物。○可亭偶或需款。每隨掌櫃至庫中啓匣。檢出金銀錠條以應支付。實非僞品。居已五日。○可亭屢以帖招掌櫃飲。掌櫃不敢多離職守。間一赴召而已。○劉氏亦時作東道主。邀吳氏出外閒遊。吳氏反覺不安。此時元亮在滬未歸。塾師對秋心。益加鬆懈。正合吳氏心理。○劉氏亦時以不必刻苦求學爲言。吳氏更易入耳。每出。必携之以俱。至是秋心與麗君相處漸稔。喜與同遊。數日之間。賓主酬酢之歡。可云極矣。某晚。可亭猶未歸肆。忽有函投至。封面書明速送張可亭密啓字樣。適爲掌櫃所見。啓而閱之。寥寥數語云。頃得確息。有巨盜數人。偵知尊款所在。將謀劫奪。特以奉告。請即注意防範爲盼。西白。○掌櫃以責任攸關。焦灼萬狀。派人四出覓可亭。無從遇及。夜半。始大醉而歸。掌櫃急以此函告之。可亭殊甚泰然。謂區區十餘萬金。細數耳。卽或失去。亦不甚可惜。祇以寶號存儲或較巨。懼連累及之。○余於明日轉存銀行可也。掌櫃曰。敝肆所存不過七八萬金。乃元亮去後所收入者。故仍存庫中。○俟元亮歸肆。亦當存入銀行。可亭曰。然則爲數亦甚微。今已夜深。姑俟明日再議。次日。○可亭卽將所存。悉數送存某銀行。旋即持摺而返。仍以摺交由掌櫃代爲檢收。掌櫃驗明摺上所注數目。置之銀箱中。○又次日。可亭有所需。持摺往取。果携現款而來。○以此知存摺又非虛也。此後可亭日詢元亮返漢消息。掌櫃以無信來答之。又謂適在漢除原擬台營之鐵業外。又有某洋商欲與辦一紗廠。

地名對

朱菊影

雪窗枯坐。甚覺無聊。偶集地名對一則。以杭地一處爲限。錄寄小說日報。以供讀者一粲。

白茅巷。	登雲橋。	太平坊。	珠寶巷。
紫荊橋。	臥霞巷。	仁和路。	硯瓦弄。
見仁里。	竹竿巷。	琵琶街。	駱駝橋。
由義街。	松木塢。	珍珠巷。	螺蛳山。
章家橋。	和合橋。	延齡路。	湖濱路。
許衙巷。	吉祥巷。	長壽街。	洋泮橋。
三慶里。	珠兒潭。	石牌樓。	五聖堂。
五福樓。	瓦子巷。	金衙莊。	三元坊。
長慶街。			
永甯街。			

往來既熟按每屆陽曆月終結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

本報現時囑起爲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  
及諸同志如欲代爲推銷介紹無任歡迎  
舊無折扣承銷十份以上六折五十份以上  
不得拖欠（如滬地有妥實担保則第一日  
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書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滙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髮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髮纏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爲亦來言情小說中之第一。心著《凡閱過玉梨魂及喜閱哀聲詞尺牘者均用不讀全書二萬言，二百號字精印一厚冊，得止後購買者仍絡繹於途。是書價值既可想見。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是書原名捧打鴛鴦鏡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金  
天憤君逐章加評允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讀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昔搜  
共得六十餘家搜  
宏富多世所不經  
而作語多奇趣  
不風各體咸備無  
遊藝之文近人  
巫覡之姓名曰大  
無愧焉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illegible]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藝林

磨刀背說壬戌

余雖行賈。恒喜讀古人詩文。友人清河子見之。齒冷曰。子何喜磨刀背也。磨刀背者。諺所謂舍己之業而不為。謀分外之事以是務。蓋隱寓徒勞無益之義也。余曰。嗚呼。千將莫邪。恃其鋒利。無待磨也。然有缺折之虞。刀背鋒利。固不如干莫。然磨之者。亦正以消其鋒耳。古有愚公者。志在移山。其視磨刀背者又何。況子職磨刀背者。非沾沾於磨刀背也。誦書讀經。且賢於陶侃之運甕。智於愚公之移山。而子視磨刀背者。不亦慎乎。若無所事事。直自磨其歲月。終身魯鈍。無鋒利之一日。則子又何議焉。

筆削

南華軒隨筆

晚近詩道。新舊兩派。頗不相讓。余師胡寄塵先生。海上文豪也。曾折衷新舊兩派。別樹一幟。其行世之大江集。即其代表也。余頗好之。邇來偶檢書篋。忽得前中校國文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每期徵求稿件。凡欲刊登者。請將稿件寄至本報編輯部。本報編輯部。第九期增刊。為婦女號。第十期增刊。為兒童號。

峯。奇險突兀。嶄削方形者。即所謂嚴先生之釣魚台是也。內凹深藏。相峙者。即謝羽泉哭文信處國之西台也。子欲遊乎。予曰。吾有志未逮也。久矣。嚴山絕壁。向以幼年膽小。足力不濟。況又不諳古蹟。未之遊也。友曰。昔我商於桐廬。足跡屢到。雖峭壁。路不甚崎嶇。高曠爽適。洵足樂也。盍往游乎。余曰。善。乃泊舟富春山下。登岸從之。行不數武。見一穴。圍約尺許。友曰。此嚴先生穴居所也。由穴而上。約里許。茂林修竹。垂楊間之。恍如綠天。亦平曠。遙見美輪美奐。屋宇莊嚴。蓋范文公所築嚴先生之祠也。少頃。至祠前。入之。無所陳物。壁間碑字。剝落不可辨。踞石稍息。由祠出。從左上。路逆甚。亂石為階。極難攀躋。僂僂勉上。又里許。乃抵台上。台上有小方亭。臨而俯察。碧水一潭。映若明鏡。來往帆船。迎風飛駛。賣魚之聲。斷續於耳。仰視層巒疊翠。雜樹叢生。颯颯作響。百花怒放。馨氣撲鼻。嬌紅嫩綠。照眼尤明。曠然遐思。怡然忘倦。恍入神仙之境。余謂友曰。嚴先生光武之故交也。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離鄉千里。獨客此萬山之中。日則游於山之巔。夜則息於巖之穴。淪清泉而養老。釣肥魚以佐餐。枕石漱泉。優游歲月。豈不勝於峨冠長紳者萬萬耶。友曰。非獨此也。彼之志節。如山之高。水之流。將千百而不朽也。語次。時將晚。紅日西沈。友促余返。乃由台而左。至最外凸之峯。對即西台。有亭翼然。回望山後。有一村落。居舍似鯽。炊煙如霧。為友屢促。祇得覓原道而歸。既抵舟。則皓月東升。明星耿耿矣。是夜。舟泊台下。晚飯畢。余出視船首。暢

漫墨

拙憶廬漫錄

閨中十二曲(如夢令) 閨中十二曲。十五心郎春闈。怕的見絲鞭。躲向窗前提繡。休嫌休嫌。僕願任他消受。

苦薩蠻

子歸漸近情如掬。粧盒瞥見繫心曲。先意代郎看。般般愜意難。心酸深有為。怨及懷中妹。添索加衣裳。含羞低問娘。

諧海

融齋寓言

觀物弗察者。稱名不類。如世以琴棋並稱是己。奕秋之奕。吾不得見矣。然度不能過於今之善奕者。且或不及之也。伯牙之琴。吾不得聞矣。然知今之善琴者。遠不能及也。何者。琴天機也。奕人機也。天機順乎自然。人機鑿而愈入。故於古今各有近爾。然使人於此。挾天以勝人。遂可謂之古人乎。曰。不可。夫所謂貴乎天者。忘乎天者也。挾天以勝人。是亦人也。是非惟不能以琴化奕。且將以奕之心而琴也。故不可也。

或問和。寤崖子曰。古之辨和者多矣。子何問。曰。請視吾所不足者。曰。子知氣與風乎。氣遇風則散。天地之和氣為氤氳。必無風之夜始有之。風與氣子願孰為乎。氣在人為呵。風在人為吹。凡物呵之暖而吹之冷。故人遇熱羹則吹之。遇冰則呵之。子又可知所自處矣。曰。氣無不善。風無善乎。曰。子何以辭善哉。今亦姑以和者為氣可也。

遊記

游嚴子陵先生釣魚臺記

辛酉仲春。余自歙由水道返溫。舟行至桐廬江上之嚴陵灘。青山夾峙。高及千仞。中則一溪澄水。望無際涯。同舟友謂余曰。壁立一

有勝負。長者贊之曰。君棋良佳。能日以來此一破落。實合。董唯唯。退而返家。覺來一夢也。董亦自奇之。曰。彰善癲癲。非城隍廟門上之扁額乎。以是秘不語人。日必伏案睡。睡時即夢往與長者奕。一日。正與長者對奕間。忽有小厮持一紙紅條入。稟告長者曰。此西門外熊某家庚帖也。欲叩老爺代為一決。否。長者將庚帖取過。置諸案頭。俄命小厮出報。曰。可。董皆慙慙所目視。數月後。熊家即擇吉迎娶。年餘以難產亡。後熊家復將庚帖往。時董亦在與長者奕。小厮持紅條一紙入報如前狀。長者復決之曰。可。董某因質長者曰。公前代熊家所配合者。娶後年餘而亡。命薄如此。此何故歟。長者曰。因緣修短。自有前數。不可強求也。局終退返。後絕不夢往與長者奕。董某後乃以此事語人。人咸不之信。董乃將熊家兩次庚帖上所書之年月日辰。及往禮日期。一一懸牆不。人始信而無語云。

遊記

游嚴子陵先生釣魚臺記

辛酉仲春。余自歙由水道返溫。舟行至桐廬江上之嚴陵灘。青山夾峙。高及千仞。中則一溪澄水。望無際涯。同舟友謂余曰。壁立一